

新港文書的收集、整理和解讀^{*}

李壬癸

自古以來，各種台灣南島語言都沒有什麼文字記錄，直到十七世紀荷蘭傳教士到台灣來以後，才開始使用羅馬拼音來拼寫平埔族語言，包括在臺南一帶的西拉雅（Siraya）語和在彰化、雲林一帶的法佛朗（Favorlang）語。因此，這兩種平埔族語言便成為台灣最早有文字紀錄的語言，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平埔族語言資料。台灣西部沿海一帶的各種平埔族群的語言，如今都已消失了。透過這兩種語言的文獻紀錄，我們才可能對他們的語言有一些認識。其中，以西拉雅語群的文獻資料稍微豐富一些，包括以下四種：(一) 聖經馬太福音整本的西拉雅語翻譯，(二) 西拉雅語的基督教義要旨，(三) 烏特烈稿件（Utrecht manuscript），(四) 新港文書，俗稱「番仔契」，是各種平埔族群中唯一以母語書寫的契約文書。¹

新港文書最早的一件是寫於康熙 22 年（1683），最晚的一件是嘉慶 23 年（1818），地點遍布於嘉南平原和高屏地區的各社。有趣的是，自從荷治時期（1624-1662）荷蘭傳教士教了西拉雅人以羅馬字母書寫他們自己的母語以後，許多契約文書都以西拉雅文來書寫。這個傳統，在荷蘭人離開台灣之後，又延續了近一個半世紀之久（1683-1818）。到了十九世紀上半（大約 1830 左右）西拉雅語消失了，這個書寫系統也就斷絕了（李壬癸 2002）。這些契約文書資料兼有語言學、歷史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參考價值。例如，我們可以藉他們來考訂西拉雅語消失的年代，西拉雅人的姓名制，西拉雅是母系社會（多由女性出面訂約），西拉雅人當時的家庭經濟狀況等等。此外，我們也要試圖從各社的契約文書文字上的

* 本書的編寫曾獲得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新港文書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合作研究計畫「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對台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資料」以及「平埔族群：已消失語言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的資助。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助理簡靜雯跟黃秀敏兩位小姐，他們先後負責轉寫和解讀新港文書的工作，備嘗艱苦；陳鳴鸞跟許淑鈴兩位小姐負責輸入，雖一再改訂，她們也都不厭其煩；編輯助理郭君瑜小姐協助訂正了不少錯誤。此外，蔡承維為我們訪查到 19 件新港文書，並商借到原件來供我們拍攝。新港文書公私收藏者，包括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和天理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台史所、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台灣博物館、台灣文獻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沈同順、吳財旺、陳柏枝、陳春木、黃天橫、徐瀛洲、鄭朝順、蘇哲夫、詹評仁、林傳山、尤朝恭、郭武雄、郭東輝等幾位先生提供研究上的便利。土田滋（Shigeru Tsuchida）教授跟齊莉莎（Elizabeth Zeitoun）教授都提出許多寶貴的改進意見，讓我們減少不少錯誤和疏漏之處。特在此一併致謝。

¹ 除了契約文書以外，也有少數幾件是以羅馬拼音記載物價表（如村上，編號 76）、流水賬（如村上，編號 76, 77, 78, 79, 80）、人名或地名（如密西根大學所藏 Steere 所收集的）有二件。

差異，理出各地方言上的差異（李壬癸 2002, 2006, Li 2009）。

我們在中央研究院曾經執行了一項跨領域的新增主題研究計畫「新港文書研究」(2004/1~2005/12)。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全面收集和考訂目前可見之新港文書，這項工作進行得還很順利；另一個目的，是在進行新港文書內容的解讀，逐詞的翻譯和整篇的意譯，這項工作難免碰到一些瓶頸。除了村上 (Murakami 1933) 所收的 101 件之外，新收的有 69 件新港文書，包括美國密西根大學收藏的 16 件，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收藏的 5 件，南山大學收藏的小川尚義所收的 1 件，天理大學收藏的 1 件，村上 (1933:150-152) 的 1 件，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 10 件，台史所的 19 件，台灣總督府檔案的 7 件，台灣文獻館的 1 件，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的 1 件，徐瀛洲私人收藏的 2 件，黃天橫私人收藏的 1 件，尤朝恭文史工作室的 1 件，蘇哲夫私人收藏的 1 件，吳財旺、吳茂周私人收藏的 1 件，和郭武雄私人收藏的 1 件，總共 170 件。已知的還有若干件，可惜不知流落何方，例如，Lacouperie (1887) 提到的有 9 件，但今只見其中的 3 件；又如，村上 (Murakami 1933:xv) 當年已發現的就有 141 件，而他未能收到的有 40 件之多。希望今後還可以陸續收到更多，才能有更好的掌握。即使殘缺不全的片斷我們也收集，如東京外國語大學 AA 研 A-22 和 B-39 二件，它們有可能提供很有意義的資訊。村上只做了轉寫 (transcribe) 和整理的工作，並未做文本的分析或解讀。

本書是按照村上 101 件原來的排序在前，作為第一部；後來陸續發現的 69 件在後，作為第二部，大致按照收藏的單位（或個人）或地點（如田寮鄉、崙仔林、卓猴、麻豆、灣裡）排序，仍然按照村上的順序：新港文書（田寮鄉、崙仔林等）在前，其他文書（卓猴、麻豆、灣裡）在後。Taivuan 語灣裡社文書 12 件都是新收的，而且都是雙語的，可說尤其有研究價值。可惜並沒有新收的馬卡道語的文書，馬卡道語的文書僅有村上所收的 4 件。

小川和伊能很早就開始收集新港文書了。小川編製了「番語文書年表」，記載的項目包括年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地名（新港、麻豆、卓猴、下淡水），年月日，材料收藏人（或寄贈者），狀況（實物或照相、單或雙語、有印或無印）。他按年代的先後排序，並且編號，稱為「舊番號」，而把後來村上 (1933) 書上的編號稱為「新番號」。我們把歷年所收集的新港文書都補進去，並且重新編號，稱為「重編」號，從 #1 至 #170。仍然按照年代的先後排序，缺年號的幾件就排在最後。儘管這跟本書實際的排序並不同，但可以互相參照，方便查尋和參考。這份新港文書總目錄就擋在前言和分布圖之後。

我們進行的工作有這幾項：(一) 轉寫這些手寫的書寫體為印刷體字母，因為有些字母很不容易辨認清楚；(二) 嘗試逐詞翻譯，包括實詞與虛詞；(三) 決定詞界，有些文書上語詞的書寫方式是幾乎每個音節都分開來寫，得要連起來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個別語詞，更進一步還要決定到哪裡才是完整的句子，才能解讀；(四) 嘗試解讀各件文書的內容。最大的困難是今日已沒有人會說西拉雅語了，無法得到發音人的協助而得到較完整的解讀。研究的途徑就是，我們一方面要藉助於荷蘭時代有關的語文資料，以及村上直次郎一書中所收錄的那些新港文書的文字和內容，另一方面也要藉助於小川尚義（未發表稿件）當年對該書中的各種契約文書所做的整理工作，同時也要參考最近幾年外國學者（如 Adelaar 1997, 1999, 2000, 2004, 土田滋 1996, Tsuchida 2000）對西拉雅語法結構的研究報告。

小川（1905）最先解讀了一件新港文書，翁佳音（1989a,b,c,d, 1990a,b,c）又陸續解讀了六件。他們的解讀對於後來全面解讀的工作很有助益。不過我們都嘗試重新解讀過，有些地方的看法跟他們並不完全相同。

新港文書研究，我們受益最多最大的就是小川尚義所留下的相關遺稿，包括以下這幾種：(1-5 現存於東京外國語大學，6-13 現存於南山大學，括弧中是收藏編號)

1. Sideia-English I, II (根據馬太福音及基督教義要旨) (OA59, OA60)
2. Vocabulary of the Sinkang texts (根據新港文書) (OA61, OA62)
3. 新港文書字彙 (OA66)
4. 新港文書人名、印等 (OA67)
5. 《濱の真砂》四 (OA88)
6. 《濱の真砂》五 (新港文書年表、詞彙、人名、印等) (v.1-5-1)
7. 《濱の真砂》九 (語法分析) (v.1-5-2)
8. 番語文書年表 (二種) (v.1-5-3)
9. 新港文書一代名詞研究 (根據馬太福音) (v.1-5-4)
10. Siraya affixes (v.1-5-6)
11. 新港文書一分析研究 (v.1-5-7)
12. 新港文書附麻豆文書等 (村上所收各件新港文書逐詞翻譯) (v.1-5-8)
13. 漢語ノナキモノノ意譯 (單語新港文書的內容摘要) (v.1-5-15)

「新港文書」本來是指以羅馬拼音來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新港（今台南新市）是荷蘭時期西拉雅的一個社名，也因此，凡是以羅馬字所寫的契約也都被通稱為「新港文書」，包括臺南西拉雅語（Siraya）的卓猴、崙仔林、牛稠埔，Taivuan 語的麻豆、大武壠、灣裡，以及高雄、屏東馬卡道（Makatau）語的茄藤、下淡水等社（參見族群分布圖）。新港社的新港文書件數最多，共有 135 件，其次是灣裡社（12 件）、麻豆社（10 件），其他幾社的件數都很少。

比較各社所書寫的新港文書以及小川（Ogawa [1917]）所整理的詞彙比較表，顯示有語言或方言的差異，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語群，如下面各例所示：

〈表1〉西南部平埔族群語言的差異

	Siraya	Taivuan	Makatau		
新 港	卓 猴	灣 裡	麻 豆	下 淡 水	
(1) sa	sa	ra, da	ra, da	ra, da	和 'and'
hiso	hiso	haijro, ro	hairo, ro, do	---	若 'if, as'
saija, sia	saija, sia	raijsa	---	---	東 'east'
raos	raos	raur	---	---	西 'west'
(2) tatolo	---	---	tao	tai-tolok	三 'three'
rima	---	---	hima	---	五 'five'
pagh-liquhg	a-lickohg	a-likohh	mi-likoh	---	還 'return'
(3) akosaij	akusiuo	ausaij	ausaij	aqo-	無 'have not'
tarokaij	---	taroaeij	---	tarauwei	名 'name'
(4) dagogh	dagogh	daoh	daoh	---	價 'price'
ligig	---	liih	---	---	砂 'sand'
matagi-vohak	---	mataij-vohak	---	---	悔 'repent'

上面這些例子顯示規則的語音對應關係：

- (1) Siraya 語的 s 音對應於 Taivuan 和 Makatau 的 r 或 d，
- (2) Siraya 和 Makatau 的 r (或作 l) 音對應於 Taivuan 的 h 或零，
- (3) Siraya 語詞中，元音之間的 k 音在 Taivuan 已脫落，在 Makatau 因方言或個別語詞而異：下淡水的「有」保存 k，而茄藤的人名 Tarauwei 中 k 已脫落。
- (4) Siraya 語詞中，元音之間的 g 音在 Taivuan 也已脫落。

十七世紀荷蘭時代所書寫的拼音系統，例如 *g*, *h*, *gh* 都代表相同的擦音 [x]，*c*, *k*, *ck*, *q* 也都代表相同的塞音 [k]，西拉雅語的 *o*, *ou*, *u* 也不分。有的是方言的差異，如 *b* 與 *v*, *s* 與 *r*, *d* 與 *r*, *au* 與 *o* 等。請參見 Adelaar (1999)。其實他們的書寫系統常常前後不一致，即使同一張契約書，前後的拼寫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不過，各地區或各社的書寫系統所顯示的音韻系統還是有相當的穩定性，條理還是很清楚，並不混亂。但是也有例外，如 ‘return’ 一例。

過去我們都誤以為，荷蘭傳教士所編譯的「馬太福音」(Campbell 1888) 和「基督教義要旨」(Gravius 1662)，都是根據新港社的 Siraya 語。可是，當我們進行新港文書研究並比較馬太福音的語料時，卻常碰到一些令人疑惑的語言現象。例如，

〈表 2〉馬太福音與新港社的比較

	<u>新港社</u>	<u>馬太福音</u>		
(5)	so, hiso	rou	若	‘if, as, when’
	saija	reia	東	‘east’
	raos	raour	西	‘west’
	posogh	pourough	地	‘land’
	lomasi	loumari	錢	‘money’
	hausong	haourong	偷	‘steal’
	sama	rama	父	‘father, uncle’
(6)	akosaij	aousi, akousi	無	‘have not’
(7)	dagogh	daoh	價	‘price’
	himibaga	mibaeäe	借	‘borrow’
	nigagaha	ni'aëhae	姐妹	‘sister’

從上表可以看出，馬太福音所根據的語言跟新港社的新港文書在語音上有系統上的差異，這些差異正好如同 Siraya 語跟 Taivuan 語的差異很相似（見〈表 1〉）：（一）新港社的 *s* 對應馬太福音的 *r*（第 5 條），（二）新港社語詞中的 *k* 音，在馬太福音有的脫落（第 6 條），（三）新港社語詞中的 *g* 音，在馬太福音中都脫落（第 7 條）。也就是說，馬太福音基本上所根據的語言乃是 Taivuan 語，而不是新港社的 Siraya 語。這真是令人意外的發現。事實上，「基督教義要旨」一書也是根據 Taivuan 語所做的記錄。只是，這兩種十七世紀的文獻資料含有若干方言混雜的現象，因為參與編譯的人來自幾個不同的社（詳見 Li 2009）。

這些契約文書有不少是「借據」，某某人向某某人借多少銀錢，以座落在什麼地方的土地做抵押，借期若干年，屆時不還時，債主就有權繼續使用那塊地，甚至永久歸他所有。但是往往那一塊地不只值當初所借的錢，借期到了而無力償還而又缺錢花用時，就要求債主再追加多少錢，稱之為「找洗」或「找賣」。要求贖回土地或追加土地價錢的就叫作「言贖言找」或「找贖」。在這種情況，通常要再補訂一張契約文書。同一塊地有的甚至前後訂了三張契約，都載有年月，以及訂約的人。以一塊田地作抵押時，也可在契約內載明債主或佃農每年要以若干數量的稻穀提供給原地主。

新港文書絕大多數都是單語的，就是只以西拉雅語群的語言寫成。但也有數十件是雙語的，即同時有西拉雅文和中文，內容雖大致相似，但也有不少出入。

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1933）曾經收集了 101 件新港文書正式出版，其中只有 28 件是雙語的。這些年來，國內外的學者陸續收集，其中也有 41 件是雙語的。雙語文書對我們的解讀工作助益非常大，包括村上 1933 年所收的跟後來陸續增收的總共有 69 件，其中新港社 43 件，卓猴社 3 件，麻豆社 6 件，大武壠社 1 件，灣裡社 12 件，下淡水社 1 件，茄藤社 3 件，佔總數（170）三分之一強。雙語的文書都寫在同一張紙上，大都是分左右（或上下）來寫：中文在右，西拉雅文在左（或下方），或者西拉雅文在上，中文在下。單語的西拉雅文都是由左至右書寫。契約的末尾有立約人的姓名和畫押，有的契約上還蓋了土目的印章，而且有立約的年月（用清朝年號）。

我會從事新港文書研究工作可說是一個偶然的機緣。1999 年 2 月我收到從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Henry Wright 寄來二十件新港文書的影印本，問我有沒有保存原件的價值。據了解，那些是該大學已故動物學者 Joseph Beal Steere 於 1873-4 年到台灣調查時在南部崙仔林（Kongana）所收集的。經過我的助理簡靜雯小姐細心轉寫和比對之後，發現其中有二件已在村上的單刊中發表過，另有二件只是登錄一些人名或地名，其餘 16 件契約文書卻都是從未披露過的。2001 年 12 月，我親自到密西根大學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查閱 Joseph Steere 於十九世紀下半年在台灣所採集的各種資料檔案，包括一部尚未發表的書稿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莎及其住民）。我們以數位相機和幻燈機拍攝了所有的新港文書和他所收集的各種平埔族文物。

最近幾年，我幾乎每年都到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簡稱 AA 研）和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學人類學所，去看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有關台灣南

島語言的調查研究資料。後來我發現 AA 研藏有一百多件新港文書的模寫本，雖非原件，但已很接近原件了；其實，AA 研也藏有五件原件。這些我全都影印了帶回來。這批資料對我們研究新港文書的便利和準確度增進不少。我們曾經跟日本該兩個學術機構合作執行了一個研究計畫，「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對台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資料」(2001/7~2004/6)。因此我們才有機會仔細翻閱他們所藏有關西拉雅和新港文書的各種研究資料。我們要特別感謝他們容許我們充分使用那些珍貴的資料。新港文書研究工作可說是兩代接力完成的，沒有日治時期小川所奠定的基礎，我們就很難完成這樣艱難的工作。事實上，也還沒有真正完成，還有不少文書的內容仍有待進一步解讀。

各件新港文書文本的解讀是先把全文分開成若干句子，並以 1,2,3... 來標示各句號。我們的 1,2,3... 跟村上 (1933) 書上所標示的 1,2,3... 並不同；村上的 1,2,3... 是原件文書的第幾行。我們的譯文包括兩部分：逐詞的英譯和逐句的漢譯。只有 34 件兼有漢譯和英譯：高雄縣田寮鄉 16 件，崙仔林文書 16 件，麻豆文書 2 件；村上 (1930c) 有英譯，讀者可以參看。逐詞的英譯若是碰到台灣閩南語（台語）的借字，如 ni 年，goij 月，nio(u) 兩，kou 坪，ka 甲，hon 分，sio 石，hang 項，han 限，so 租，ti 抵（或塊），siong 終，ling 另，lapso 納租，kong-sioung 公眾，haptang 合同，tating (或 timing)² 頂，tonghso 通事，oijtionalang 為中人，taijsou 代書，kamgowan 甘願，ting 定，so si bingpick 四至明白，chianliang 乾隆等等，我們仍然用漢字；硬要譯成英文，未必很貼切。

附錄一是西拉雅人名索引。幾乎每一件新港文書中都出現一些西拉雅族的人名，從這些人名我們可以考訂傳統的西拉雅的姓名制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家名，通常名字在前，家名在後，而且男女的名字有別（參見翁佳音 1989d，李壬癸 2002）。出面訂約的人以女性居多，由此也可推知西拉雅族群原為母系社會。有些文書彼此之間似有關聯，可以從相同的人名看出來。因此，從這些人名我們可以得到不少的訊息。即使同一個人名，拼寫法常前後不一致。為了方便進一步做相關的研究，我們把新港文書中出現過的所有西拉雅族的人名都按字母次序列出來，以便查尋和比對。名字和家名雖然有別，可是有少數的西拉雅名字也可當家名，而西拉雅的家名也有當人名的，因此人名和家名沒有分開列舉。还有很多名字仍然無法判斷是男名或女名。

² *ta-ting* 和 *t-im-ing* 都是從語根 *ting* 衍生而來。疑是漢語借字，但是已具西拉雅語的形態變化：*ta-ting* 是語根第一音節的 *Ca-* 重疊，*t-im-ing* 是語根加中綴 *-im-*，都是南島語常見的變化。

附錄二〈台南和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原為一篇研討會的論文，部分內容雖然已納入本前言中，但仍有一些可供參考，或許有助於讀者的瞭解，就作為附錄。

全書之後（第三部）附有各件新港文書原件的照相版、模寫本或影印本，合計有 150 件，悉依本書的次序編排，包括第一部村上直次郎（1933）的序號（村上 1 至 87 及其他），第二部也是按照本書目錄的排序，新港文書在前，後接卓猴文書、麻豆文書、灣裡文書，以便查對。我們儘量找出原件來照相或製作幻燈片，次而使用模寫本（近一百件，現藏東京外國語大學）、日治時期的照相、後來的影印本，等等。可惜仍然有十多件無法取得原件、模寫本或照相，只好從缺。至於手抄本就不附了。原件包括密西根大學所藏 Steere 於 1874 年所收至今仍然保存的十多件，東京外國語大學所收藏的五件，田寮鄉的十多件，等等，最為珍貴。

2008.3.3

引用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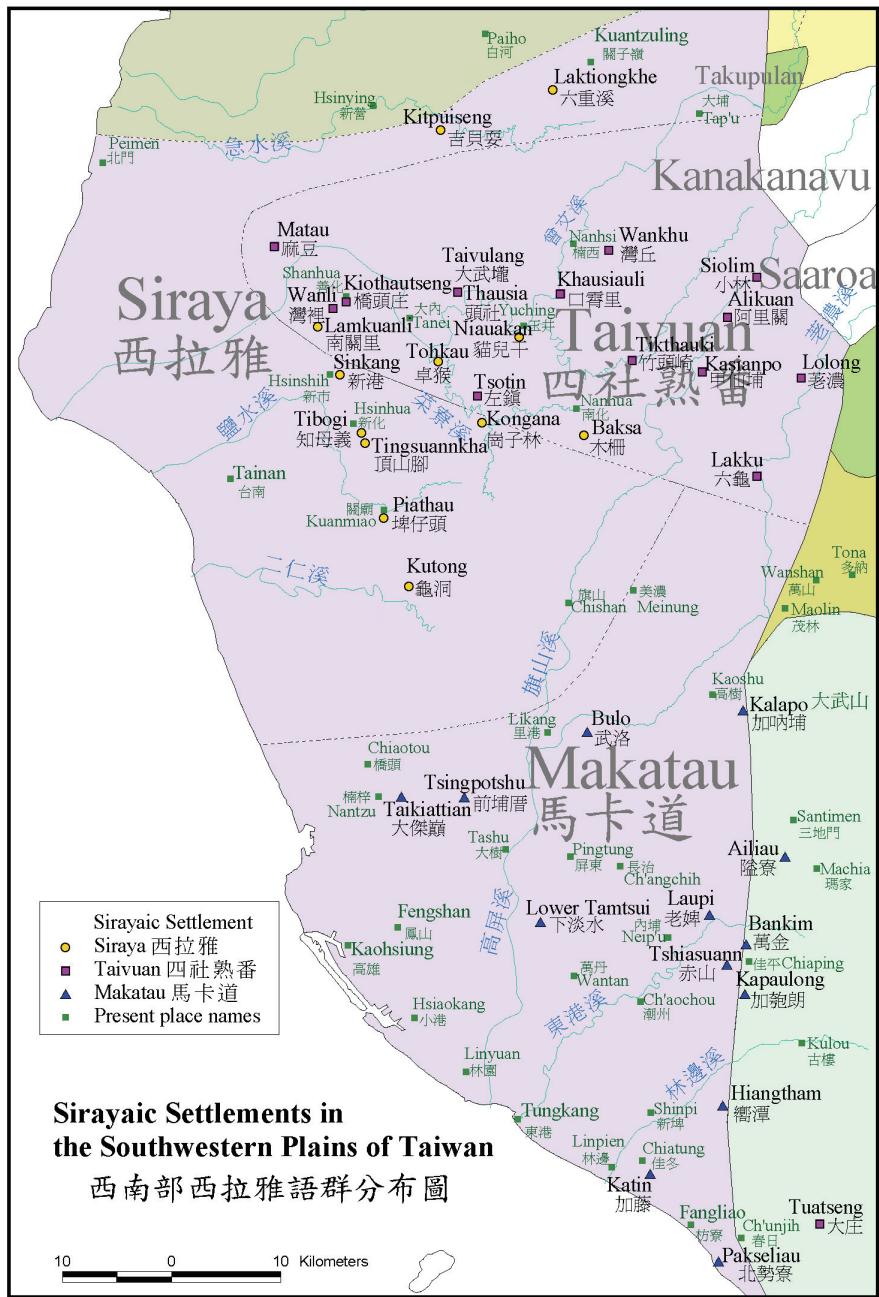
- 小川尚義. 1905. 〈蕃語文書の断片〉，《台灣教育會雜誌》39:17-20。
- 小川尚義. 1999. 〈臺灣蕃語の音韻変化〉，《台灣原住民研究》4:187-192。
- 土田滋. 1996. 〈シラヤ語人稱代名詞〉[Personal pronouns of Siraya (Formosa)], 《台灣原住民研究》1:132-157。漢譯文見黃秀敏譯，〈李壬癸著《高雄縣原住民語言》問世寄語—西拉雅語 (Siraya) 的人稱代名詞〉，《山海文化雙月刊》14:94-114。Also in Nothofer, Bernd, ed., *Re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Isidore Dyen*, 231-247. Hamburg: Abera Verlag.
- 土田滋. 1999. 〈小川尚義の未發表原稿二編〉，《台灣原住民研究》4:152-158。
- 王世慶編. 1978.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第二輯目錄。台北：環球書社。
- 王世慶，張偉仁輯. 1984. 《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二輯，1-12 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江崎桂次郎. 1931. 《臺灣史料集成》。台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臺日社臺南支局出版。
- 村上直次郎 (Murakami, Naojirō). 1930a. 〈蘭人の蕃社教育〉，《臺灣文化史說》91-118, 1 plate (No.9 = Murakami's No.13 = #122)。台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 村上直次郎 (Murakami, Naojirō). 1930b. 〈臺灣蕃語文書〉，《臺灣文化史說》121-160, 2 plates (No.3 and No.69)。台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 村上直次郎 (Murakami, Naojirō). 1930c. The Bilingual Formosan Manuscripts. Taihoku. (a privately printed book of English version of Murakami 1930b,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No.15, 76, 82, and 106).
- 村上直次郎 (Murakami, Naojirō). 1931. 〈臺灣蕃語文書研究〉，《台灣教育》343:2-11。
- 宋文薰. 1951. 〈新港文書之一新例〉，《文獻專刊》2.3/4:23-26。
- 李壬癸 (Li, Paul Jen-kuei). 2000. 〈南山大學所藏・小川尚義による臺灣原住民諸語資料〉，《人類學研究所通信》8:2-7。
- 李壬癸. 2001. 〈南山大學所藏・小川尚義による臺灣原住民諸語資料（訂正と追加）〉，《人類學研究所通信》9:10-14。
- 李壬癸. 2002. 〈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台灣史研究》9.2:1-68。
- 李壬癸. 2004. 〈消失的借據〉，《中國時報時報科學與人文》E6 (94/8/29)。
- 李壬癸. 2006. 〈台南和高屏地區的平埔族語言—兼論麻豆社的地位〉，葉春榮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17-38。新營：台南縣政府。
- 李壬癸，谷智子. 2005. 〈新港文書（AA 研所藏分）目錄〉，三尾裕子、豐島正之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152-180。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吳國聖，翁佳音。2006.〈新港文書研究：契約的解讀與格式〉，葉春榮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97-144。新營：臺南縣政府。
- 洪敏麟。1985.《台灣地名沿革》。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 翁佳音。1989a.〈第五十八號單語新港文書試解〉，《台灣風物》39.2:124。
- 翁佳音。1989b.〈「新港文書」一件試解〉，《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1:25-27。
(同1990a修訂本)
- 翁佳音。1989c.〈二十二號單語新港文書試解〉，《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27-28。
- 翁佳音。1989d.〈二十三號新港文書與西拉雅族的姓名制考〉，《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3:45-47。收入翁佳音著(1991)《異論台灣史》，97-102。台北：稻香出版社。
- 翁佳音。1990a.〈一件單語新港文書的試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143-152。
- 翁佳音。1990b.〈新港文書的物價資料〉，《台灣風物》40.1:133-137。
- 翁佳音。1990c.〈八十三號新港文書譯註〉，《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52-54。
- 陳炳宏。2001, 2007.《台南 Siraya 語馬太福音字彙解讀》。台南平埔原住民協會。
- 陳炳宏。2005.《台（南）Siraya 語基督教信仰要項解讀》。譯者兼出版者。
- 陳秋坤。2001.〈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落社會秩序，1690-1770—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陳秋坤、洪麗完主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1-45。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陳秋坤，蔡承維編著。2004.《大嵙山地區古契約文書匯編》。鳳山：高雄縣政府；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曾振名，童元昭主編。1999.《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 溫振華。1996.〈契字上的新港社群〉，《台灣文獻》47.3:1-15。
- 葉春榮。2006.〈建構西拉雅：導言〉，葉春榮編《建構西拉雅：研討會論文集》，1-15。新營：臺南縣政府。
- 劉澤民編著。2002.《平埔百社古文書》。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劉澤民編著。2007.《台灣古文書常見字詞集》。南投：台灣古文書學會。
-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2001.《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蔡承維。1999.〈淺談田寮鄉狗氣氤地方「鄭家古書」的出土及其特色〉，《台灣史料研究》13:160-176。
- 蔡承維。2002a.《清代田寮地區新港社人的地權演變（1736-1895）》，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蔡承維。2002b.〈高雄縣田寮鄉二十一紙新港文書簡介〉，發表於「平埔族與台灣歷史研究主題計畫期中簡報暨新生代發表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6月29日。

- Adelaar, K. Alexander. 1997. Grammar notes on Siraya,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Oceanic Linguistics* 36.2:362-397.
- Adelaar, K. Alexander. 1999. Retrieving Siraya phonology: a new spelling for a dead langua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ed. by Elizabeth Zeitoun & Paul Jen-kuei Li, 313-35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Adelaar, K. Alexander. 2000. Siraya reduplication. *Oceanic Linguistics* 39.1:33-52.
- Adelaar, K. Alexander. 2004.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lexical prefixes' in Siray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2:333-361.
- Campbell, Rev. William. 1888.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Sinkang-Formosan, 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h edited from Gravius's edition of 1661, 16+175 pp. London: Trubner and Co.
- Gravius, Daniel. 1662. 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ukipapatar-en-ato tmaeu'ug tou Sou KA MAKKA-SIDEIA,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Formosaansche Tale. Amsterdam: Michiel Hartogh, Op den hoeck van de Oude Hooghstraet.
- Lacouperie, Terrien de. 1887. Formosa notes on MSS., races and languages; including a note on nine Formosa MSS. by E. Colborne Bab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19:413-494 with three plates. London. Also published separately: Hertford (1887) 82 pp.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2000. Formosan language materials by Ogawa at Nanzan University. 《台灣史研究》5.2:147-158. Also appeared as 〈南山大學所藏小川尚義による臺灣原住民諸語資料〉, 《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通信》[Nanzan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ewsletter] 8:2-7.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2009. Linguistic differences among Siraya, Taivuan and Makatau. *Austronesi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History: A Festschrift for Robert Blust*, ed. by Sander Adelaar & Andrew Pawley, 399-409. Pacific Linguistics 601.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i, Paul Jen-kuei, and Shigeru Tsuchida (李壬癸, 土田滋). 2005. Sinkang Manuscripts at AA-Ken. 三尾裕子、豊島正之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 144-151。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Murakami, Naojirô (村上直次郎). 1933. 〈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s]。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2, No.1.] Formosa: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 Ogawa, Naoyoshi (小川尚義). [1917]. Siraia, Makatao, Taivoan (comparative vocabulary). 土田滋、山田幸宏、森口恒一編輯 (1991) 《台灣平埔族の言語資料の整理と分析》，1-94。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
- Ogawa, Naoyoshi (小川尚義). [a]. Notes on Siraya.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現藏名古屋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
- Ogawa, Naoyoshi (小川尚義). [b]. Sideia-English Vocabula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現藏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Ogawa, Naoyoshi (小川尚義). [c]. Notes on 《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現藏名古屋南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書館。
- Pickering, W. A. 1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Ltd.
- Steere, Joseph Beal. 1874-5.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China Review* 3:181-185.
- Steere, Joseph Beal. 2002.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ed. by Paul Jen-kuei Li.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98. English index of the Siraya vocabulary by Van der Vlis. 《台灣原住民研究》3:281-310.
-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2000. Lexical prefixes and prefix harmony in Siraya. *Grammatical Analysis: Morph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Studies in Honor of Stanley Starosta*, ed. by Videia P. De Guzman & Byron Bender, 109-128.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2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suchida, Shigeru, Yukihiro Yamada, and Tsunekazu Moriguchi (土田滋, 山田幸宏, 森口恆一). 1991. 《台灣・平埔族の言語資料の整理と分析》[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東京：東京大學。
- Utrecht Manuscripts. *Vocabularium Formosanum*. Ms. 1483- Utrecht University Library.
- Van der Vlis, C. J. 1842. Formosaansche woorden-lijst, volgens een Utrechtsch Handschrift. Voorafgegaan door enige korte aanmerkingen betreffende de Formosaansche taal.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18:437-452 (Notes), 453-483 (Glossary), 484-488 (Conversation).

西南部西拉雅語群分布圖



Map Designed by GIS Joint Lab, Academia Sinica
Adapted from Tsuchida et al (1991:ix)

Abbreviations and Special Symbols

縮寫和特殊符號說明

Caus	=	Causative	使役	fn	=	family name	家名
Fut	=	future	未來	Lin	=	linker	連結
Loc	=	locative	位格	Mat	=	Matthew	馬太福音
Nom	=	Nominative	主格	Obl	=	Oblique	斜格
pl	=	plural	複數	pn	=	personal name	人名
Red	=	reduplication	重疊	s.	=	see	見

以下 1-7 在內文中使用的特殊符號：

1. () 新港文書原件此處破損，疑此處有字，但不知是什麼。
() missing letter(s) in the old worn out paper, which is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2. (字母) . . . , 從上下文推測是什麼字母，不確定的就加問號，如(?)。
(letters) The letters can be figured out in the context; followed by (?) when uncertain.
3. (漢字) 拇印、花押、記號等。
(Chinese characters) a finger print or some other mark.
4. [] 新港文書原件並沒有，按漢契補上。
[] something added, as based on the Chinese writing although it is not stated in the native writing.
5. [] 多為土官圖記中的漢字；若是西拉雅文，此處蓋有土官圖章。也有寫價錢的地方加蓋圖記或圖章。此外，年代的地方偶爾也加蓋。
[] an officer's official seal written in Chinese; it is fixed to Sinkang manuscripts in red ink, usually where a price is indicated, occasionally to the date.
6. 數字的寫法跟現代不同，例如 204 是 24，而不是 204；20080 是 280；偶見 1:4 是 14，1:2 是 12。
Numerals were written in a different manner from modern. For instance, 204 indicates 24, but not 204; 20080 indicates 280, but not 20080. Occasionally we also find 1:4, which indicates 14.
7. < 在附註中多為台語借字，譯詞就用漢字表示。
< loans from Taiwanese (Southern Min), usually in footnotes.